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4



文庫 17  
W3  
4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五上

儀禮  
淩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橫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三禮義宗全云崔靈恩作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

禮皆亡崔靈恩禮義宗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

云亦名曲禮詳第四卷 原注晉荀崧亦云 見宋書禮志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

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

所謂威儀三千也詳第四卷逸禮中雷在月令注疏孟春祀戶子亥祀

詩泉水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奔喪投壺又遷

廟費廟見大戴記大戴七可補經禮之闕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

集證隋志三禮義宗三十卷 崔靈恩撰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 敷述貫穿 該悉其義 合一百五十六篇 推衍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之五上

01018518999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上海圖書館藏  
寄

宏深有名前世云。晁氏志此書在唐一百五十一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按其書今亡。宋書禮志。太常荀崧上疏云。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程易田云。細釋韓文無所用。解當如中庸。行禮者皆無所用之。通篇抑揚唱嘆。觀惜乎一結無限深。情盡露于語言之外。惜其無所用之。非斷以為無所用也。

大由之。繼序。按論語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一旬相連。如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深遠亦誤用此四字。愚謂天秩有禮。小

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

快孫子也。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如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柳宗元與韋中立書。

集證。柳州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全云。張忠父淳。云疑後漢。永嘉諸儒之一。

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張忠甫儀禮識誤序。孔壁古文

多二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中壞老屋得佚禮。恐非。論衡正說篇。謂云。按孔壁古文禮二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上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天子巡狩禮。

天官內。朝貢禮。聘禮。王居明堂禮。月令禮。蒸嘗禮。夏官射朝事儀。觀禮。見于三禮。注。學禮見于賈誼書。保傅。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

邕論。明堂論。問云。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一。非逸經也。賈誼引。雖寂寥片

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集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鄭氏。通考。按識誤三卷。今存。惟闕鄉射大射二篇。後漢劉歆傳。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釋文。序錄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蔡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五上。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

康成所註是戴聖

**集證**禮記正義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謂高堂生蕭奮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滕薛名齒為類

禮注原注齒古內反續漢輿服志齒人釋武榮碑云闕幘

**集證**續漢輿服志齒人釋武榮碑云闕幘

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釋云闕幘者未冠幘之

者有冠無幘秦後稍稍作顏題漢文乃崇其中為屋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袵玄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如左傳

振振士冠禮袵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袵玄蓋袵字誤

為袵釋文之忍反亦誤

**集證**九經古義按袵字即漢之袵袞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

祭服上下皆袵故謂之袵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

夏殷者

**集證**士冠正義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體於客位是周法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

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

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集證**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

下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

却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衛正叔云石林葉夢得少蘊有解禮記十九篇其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

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

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

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王昏目錄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齊風東方未明詩疏夏文莊全云遊

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

淵陽是為高春高春乃亥時子美似誤會

集證按宣和博古圖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函鍊三商三商二

以刻鏤為商所云商金商銀是也刻漏者刻其痕以驗水也

鄉飲酒疏曰卿今本譌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禮主

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公是劉氏全云劉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

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公是先生

集證鄉飲酒禮疏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按此賓賢能謂之鄉

飲酒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

亦謂鄉飲酒二也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

也魏按儀禮疏卿大夫士今本訛作鄉大夫士是與第一條工

義為複又按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君子鄭注云鄉人鄉大夫也

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即賈疏所舉四條也注君子

謂卿大夫士之卿今本亦訛作鄉陸氏釋文云謂卿去京反此其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燕禮三禮圖云罰爵作

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孟崇義崔駰酒箴豐侯沈

酒荷豐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

其形崔李箴銘並引見

集證說文豐部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

兩下屋曰東榮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爾云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注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曰

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歿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贊擊節曰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雖百喙亦不能解矣

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李義府以凶事非臣子所宜

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

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古父在為母服期高宗增為三年古叔嫂無服太宗令服小功五服

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竊傳爾云舊唐禮儀志高宗顯

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

集證唐書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次第五而李義

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宋書

何承天傳又王儉別鈔條目為十三卷南史王儉傳梁孔子祛續一百五

十卷梁書孔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為之宋文公謂六朝人多

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

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

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隋書文

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心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集證** 隋志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唐志云三百七卷宋來施行故事撰次無遺南史梁孔子祛續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 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弘潘徽撰隋志梁有禮義論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禮義卷問八卷王儉撰禮論卷問八卷禮論答問十三卷禮卷問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禮卷問十卷禮雜問答禮一卷何修之撰禮論鈔二十卷禮卷問六卷庾蔚之撰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 按其書俱佚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

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麻牛僧孺楊虞卿有

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豕

所由名也

**集證** 通考牛年日麻一卷陳氏曰唐劉軻撰牛指牛僧孺年謂楊虞卿漢公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漢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全云

興初賜進士第官禮部侍郎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宋文公譏之

禮學不可不謂也簡云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

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漢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

內歐公云杖亦誤

**集證** 黃氏日鈔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漢議之力公

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

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

兩父母也末為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為父母已為人後則以命我

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匡

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按顧奎人謂明

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

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愚謂歐公誤會禮經為其父母一語遂

宋史有

主漢議幾至困辱實平生未嘗讀儀禮之過也。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喪服冠六升注）吳仁傑曰今織

具曰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麗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

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兩漢刊誤補遺九）原注袁二

集證喪服疏布八十縷為升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今亦云八

不登於俎正義曰服虔以登為升爾雅釋詁登成也又云登陞也是鄭所本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一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

傳外傳四又見晏子春秋雜上五閻云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

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

子不後寡君一等閻云衛孫文子聘魯事又一義王氏引之亦非

集證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於

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

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

皮樹注云獸名（鄭注皮樹獸名今）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原注它書未見

集證舊唐書張鎰為豪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

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

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

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

為王官伯臨盟百官南史陳高宗紀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

以異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何云劉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

非其大夫不見閻云士相見義劉微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

集證經義考劉敞士相見義一卷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皆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儀禮有士相見

公食大夫禮而無其義故敞採古經作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

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書大傳略說曰虎通謂之右師左師百虎

集證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

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鄭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百虎通辟離篇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

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禮記

閻云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確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未由畜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

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泰以同時楊場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較特少於左氏傳耳為之快絕附識於此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舊史以數年而蓋為卷數年而

成太宗美其書錄實內府唐書魏徵傳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魏

徵次禮記二十卷亦曰類禮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舊史魏徵傳諫錄何

諫錄王方慶所集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何云

王方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為篇何云元行沖傳

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

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

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姓燕公駁之有見但類禮不傳亦可惜耳魏孫炎

始因舊書類相比有如鈔擬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

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閣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

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仙增革向踰

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蕪元行沖傳

原注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方樸山云

傳之所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為非行沖

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

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原注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閣云詩除

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註即行沖所云葉遵也釋文序錄二十九卷

集證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

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秘府唐志

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仙撰王懋約注隋志禮記寧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有二十卷唐志葉遵禮記注十二卷鄭樵云葉

遵隋志訛作業遵釋文序錄亦作業遵通考唐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琅邪王琳集琳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按諫錄五卷存書錄解題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述撰敘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按今佚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

新書禮篇賈書禮祠作禱祈餘同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

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然則出

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閻云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情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後漢胡廣傳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說苑

籩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後漢桓榮傳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

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儼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則不更其造說苑奉使篇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至云子夏若用於魏其文豈勵爾哉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劉向列女傳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

曲禮

集證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

母曰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按韓詩無問孰存句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

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唐書孝友傳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

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禮注原注室中不判注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拱而進今本

老法引作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以遷延而退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两手薄其心家語辨樂篇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

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教之

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

明蓋因以規諷云問云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雪帝

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集證宋史王應麟傳理宗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尋遷太常主簿

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丁大全諱言邊事以此坐絀及度宗即位遷著作郎在經筵云云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

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

昭公乘馬而歸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昭二十五年

有騎之漸國云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賈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

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註王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于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

以二詩為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程說非也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

集證六韜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絕等倫能馳騎射者名曰武騎之士左傳昭二十

五年正義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

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國云按今

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方樸山云古有五經隱義一書

集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唐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鄭樵通志禮記音義隱二卷謝慈撰釋文序錄射慈字孝

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按禮記隱義陸氏釋文引之如曲禮引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內則引齊人相絞許為掉聲臍筋之大者玉藻引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二邊雜記引使之為移也仲尼燕居引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即射氏書也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

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

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

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方樸山云致堂往往杜撰

集證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按宋志卷同今佚一齋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賁原注傳作屠制一事見之致堂胡氏曰

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方樸山云不似子思檀弓皆

纂修論語之人也關公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方心醇云論語記孔子之歿而有子曾子獨稱子柳川斷以為一

所修

集證柳子厚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

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按檀弓曾子門人也致堂謂檀弓纂修論語

之人不為無據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

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劉才祿字美中

廬陵人廬陵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蓋與家

語同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

陵漢書武紀元封五年文穎注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關公云言思

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

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並見繁露爵國篇蓋公羊家之

說

集證春秋繁露爵國篇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

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公羊莊十年傳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徐彥疏云荆不若楚楚不若言路氏甲氏潞氏不如言楚人楚人不如言介葛盧介葛盧不如言楚子吳子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附於諸侯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漢書王莽傳蓋

以庸為城也

集證王制正義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高

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按大雅嵩高詩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閻云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

皆皆南北長東西短也

長東西短同官大司徒廣輪之數疏閻云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

短用熊氏說

集證按王制正義釋自恒山至於南河一節引皇侃熊安生兩家之說以皇氏謂千里而近言不滿千里千里而遙言不啻千里云為是方愷禮記解亦云不足之謂近有餘之謂遙陳澧集說取之而賈疏周官大司徒云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從熊氏說義與孔達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集證范鎮云周尺有八寸十寸之別璧羨之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今以百黍為尺不起於黃鍾非是

卷五上

三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

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孟春仲春注左傳啓蟄而郊原注連

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

迄今不改原注五年正義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

蟄之日桃始華逸周書時訓解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

麻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麻改之又按三統麻穀雨三月

節清明中漢書律志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麻同

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閻云按三統麻以

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又云時訓解是以

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

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

**集證** 逸周書時訓解立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雨水漸繁

鳥至雷乃發聲始雷清明桐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春分

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立夏蟪蛄鳴蚯蚓出王瓜生小滿苦

菜秀靡草死小暑至芒種蟬始鳴始鳴反舌無聲夏至鹿角解

蛸始鳴半夏生小暑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大暑腐草化為

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立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處暑鷹乃祭

鳥天地始肅禾乃登白露鴻雁來雉始雊雀入大水化為蛤菊有黃華

聲蟄蟲始鳴水始涸寒露鴻雁來賓爵入大水化為雉菊有黃華

霜降豺乃祭獸草木黃落蟄蟲咸俯立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

水為蜃小雪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大雪鶡

鴉始鳴虎始交荔挺生冬至蚯蚓結蜃角解水泉動小寒鷹北向

堅按時訓七十二候自唐以來歷家從之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逸周書序唐大衍麻

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

同自後魏始載于麻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唐志大

衍麻議原注李業興以來迄麟德麻凡七家皆以雜始乳為立春初候漢上

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二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一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采震漢上易卦圖 衍云訓下有脫字○又云今歷家謂其月無中氣者國家當有凶竟之應然則時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至云中氣不至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失其氣耳何說謬

集證元史麻志後魏李業興造正光麻北齊宋景業造天保麻後均造戊寅麻李淳風造麟德麻凡七家 易緯通卦驗冬至廣莫風至蘭射于生麋角解且鳴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蛇垂首且入空大寒雪降草木多生心鵲始巢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始鳴雞乳冰解揚柳種雨水凍冰釋猛風至願祭魚鵝鳴蟬始鳴蟄雷候鴈北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元鳥來穀雨田鼠化為鴽立夏清風至而暑鳴聲蜩始鳴早出龍升天小滿雀子蜩始鳴芒種蚯蚓出夏至景風至暑且濕蟬鳴螳螂生鹿解角木莖榮小暑雲五色出伯勞鳴

蟬蟄無聲大暑雨濕半夏生立秋涼風至白露下虎嘯腐草為螢蜻蛚鳴處暑雨水寒蟬鳴白露雲五色蜻蛚上堂鷹祭鳥燕下去室鳥雉雄別秋分風涼慘雷始收鷺鳥擊元鳥歸昌益風至寒露霜小下秋草死衆鳥去霜降候鴈南向豺祭獸霜大下草禾死立冬不周風至始冰齊麥生賓爵入水為蛤小雪陰寒熊羆入穴唯入水為蜃大雪魚負冰雨雪 按此據永樂大典本也考禮記月令正義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釋史古微書所引多與此小異不悉錄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

氏春秋淮南時訓曰候鴈北原注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求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

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造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呂氏春許叔重淮南注以候鴈來為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

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程易田云賓爵老爵也云云蓋淮南原註也 按高誘注呂春秋季秋紀以候鴈來為句注淮南以候鴈來賓為句與許慎注異又按通卦驗作 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原注正義謂賓爵入水為蛤



正義

集證六經天文編引吳斗南云夏小正正月鴈北鄉呂氏春秋淮

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謂之北正月非來南之時也其誤可見  
當從小正呂覽淮南作鴻鴈北為允又云夏小正正月鴈北鄉  
九月遷鴻鴈記其來以九月歸以正月如是而已呂覽月令時則  
訓凡四見者按高誘注呂覽云八月來者其父母也九月者其子  
也推此則知季冬北鄉亦其大者而正月則其小者也魏拔承  
樂大典易緯通卦驗本作驚蟄雷候應北春分雷雨行桃始華而  
無鴈北鄉之文疑候應北應字當是鴈字之訛  
月令正義引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可證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淮南曰魚上負冰

文為關吳仁傑鹽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集證按呂氏春秋孟春紀魚上冰高氏注云魚鯉鮒之屬也應陽

鹽石論丙而動上負冰據此似原有負字後人誤刪之采志吳仁傑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

雉雉雞乳通卦驗云立春並見月令皆以節氣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月令正義按天文錄云虞舛作穹

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舛立穹天論聳舛皆虞翻子也簡云按三國志虞翻傳聳

第六子舛第八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閒立穹天聳為河閒相引見采

然則非舛也

集證隋志梁天文錄三十卷祖暅撰晉書天文志虞喜族祖河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集證禮記義疏日躔每日一度故曰在月每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今本作冒楸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大田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

卷五上

周語注崔寔四民正義云汜勝之書也閻云汜勝之漢成帝時議郎使教月令所引略同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一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集證漢志農家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隋唐志汜勝之書二卷陸

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屢引汜勝之書玉海百七十八唐會要垂拱二年四月七日武后撰百寮新誠兆人本業記頒賜朝集使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二十八日李泌奏請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蒔之種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天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爻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集證唐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李林甫等註義疏楊雄祭豕

于義為合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于汲道之旁故云行較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當以列於五祀中也按伏生鴻範五行傳云仲冬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又在劉安揚雄前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萁茶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曲禮正義

集證五經古義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按周禮大疏合梁曰其稻曰嘉蔬此注所引獨無稷曰明粢一句當在十

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史平津侯漢公孫弘傳同今中庸作好學簡云宋袁燮傳入對宣宗臣昨勸陛

下勤於好問而聖  
訓有口問則明

集證按說苑建本篇引中庸曰好問近乎知後漢馮衍杜密傳注引禮記並作好問近乎知師古漢書注曰疑則問之故成其知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雷雨電之眚太史之任也大戴記保

傅篇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

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

約者也

問云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者然與○全云講變禮言天地萬物之理豈用心于外耶是告子義外之說也問說謬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方漢山呂成公謂蠟賓之歎前輩疑之以

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

聃墨氏之論宋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

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

二道則有病

集證

義疏通篇極言禮之重獨篇首小康之說與通篇殊不相應考之家語皆無之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不由禮而在位

則以為殃句與下言偃如此乎禮之急繁相接則此為小戴所攙入竊老莊之說以為高而不知其繆也辨此一節之繆則通篇粹然無疵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

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情篇原注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

義禮智信何云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

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

胎教篇引青史氏之記

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采子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是兼之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全云二南是道德內則是齊禮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

家語正論解

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

王

書大傳略說

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

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云云書大傳略說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去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輒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輪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太子重饗養卜筮巫鑿御于前祝嘏祝嘏以食乘車輪輪御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蓋反文王之治岐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

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持君覽驕恣篇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集證

新序刺奢蓋香居問齊宣王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爾何諫寡人之晚也我書

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春居新序名香居寔一人也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慎子語引見淮南主

術訓魏文帝成王論引見御覽表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

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

亦本於此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論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

履則相者導儀表宏云身能衣今慎

于存者五篇其二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集證漢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引之隋志慎子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食貨志志所謂五方也

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

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

不同

集證天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東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百虎通碎雍篇古者所

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知識入

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

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

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按書大傳入小學之期又與內則異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

斯舉矣去之速也判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糲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列女程子

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岐

公而言笑不聞于鄰者薛巽妻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崔氏

集證 狂牧岐陽公主墓誌銘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  
不識刺史廳屏 柳宗元朗州員外司戶薛巽妻崔氏墓誌

銘夫人言笑不聞於鄰 按此二事詳見第十七卷

張彥遠 字愛賓唐大理卿 云鄭玄未辯檀梨 何云本 按內則注棋梨之不

臧者謂之未辯可乎 閻云謂鄭公不識檀乃陶弘景○何云檀是今之山查非梨之不臧者故謂其未辯耳

集證 說文檀與柜同似梨而酢 本草注陶弘景曰禮云檀梨鑽之謂鑽去覈也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言郭璞以為似梨而酢澗古以為果今不入例矣 按鄭氏謂相梨之不臧者與說文相似梨而酢正合陶弘景以柜為鑽去覈之名恐非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縉積如今作燥頭為之也 原注燥七消反後漢

向相著絳綃頭注字當作燥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

儀禮注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繼序按燥慘似故易混耳 篆文吳參相

後漢何栩傳注 集證 揚燥說文云斂髮也古樂府陌上桑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燥頭又通作綃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類篇云

或作慘儀禮喪服注如今著慘頭也又通作綃晉書五行志太元中人不得著慘頭

紫閒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綏自魯

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

成以紫綏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 管子以下並見左傳

哀十七年正義 皆周衰之制也 閻云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黠纊塞耳 大成

作統統塞耳東方朔傳作黠纊充耳 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 全云劉原 曰魯

之有天子禮樂始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賈始為

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

云春秋  
意林劉原  
所引

由平王以下乎。劉敬春秋意林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

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繼序按公是劉原父放石林葉少蘊夢得止齋陳君舉傅良

集證宮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按天

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之元年為周平王之三年薨於平王之四十八年不當桓王之世今本呂覽作桓王使史角誤也

魯公之廟又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

宮。閻云按季文子以較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

天子文武一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集證王炎晦叔曰煬宮之廟毀而復立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書之以罪季氏而比武公於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

魯世家伯禽之孫濇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

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

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魯世室贊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僭三

年宣三年成七年十年十七年襄七年文書新作南門。僭二新

雉門及兩觀。定二年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

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合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

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

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

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序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字補

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集證**陸游紹興府修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而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湯問篇

禮愈謹泰豆告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

難繼序按表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問云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繫以老子曰蓋古

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

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文子道與

樂記相出人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問云樂記載子夏魏

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方樸山云致堂謂樂記子貢作杜撰可賦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

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

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孔叢雜訓篇

占筮之辭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

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問云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

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

魏志有傳附魏志王朗傳原注集說

集證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



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後魏書王肅傳肅字恭懿司馬行丞相導之後也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按恭懿自謂長於禮易北史與劉石經同傳然史又云未能通大義其不以經學名可知宋志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按其書采注疏而下至宋凡一百四十四家今存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王肅曰自謙禮有報而樂有

反鄭注報讀為褒樂記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樂書

石聲磬鄭注磬當為磬樂書作石聲磬原注曰磬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樂記

公孫尼子次撰張守節本隋

集證按說文減損也史記注引王肅云謙自謙損也是減與謙皆

拜再拜是也是報與褒通也說文磬古文磬何晏注論語磬磬云此磬磬者謂此磬聲也是磬與磬通也隋書樂志樂記取公孫

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樂記正義

集證南風詩出尸子引見文選琴賦注及家語辯樂解樂記正義

論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惻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證正經故言未聞

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

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

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一變也全云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洲黃氏律呂

義精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采生子伯宿於田更商止開之舍列子黃更

亦老之稱也方僕山云古有以更字為叟字者○全云月令章句以更為叟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也

集證蔡邕集問答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

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瘦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按鄭炎遺令書加供養謝嬖王義之書亦作媿

嬖同嫂是更同叟也張湛注列子云更當作叟蔡說不為無據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二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集證**按公羊隱元年疏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侯駕四大夫駕三續漢輿服志注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命於天子又云天子冢宰一人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玦又云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庇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又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蕡庶人艾周禮鬯人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曲禮正義引大戴禮王度記淳于髡等所說據曲禮正義王度記乃大戴禮逸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

東曾子唐東夷百濟傳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唐突厥頡

利傳孰謂夷無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

慶萬機山云慶一作度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祭法正義引援神契孟子注云

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盡心章趙注行惡得

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皆本援神契

全云行善得惡豈可云遭命以謫暴乎當有誤文

**集證**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按論衡所引傳即孝經緯其正命即孝經緯之受命也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集證**按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墨子非命篇云窮人術之術與述同又按隸釋孟郁脩堯廟碑以歌術為歌述靈臺碑陰以

因是... 稱術為稱述韓勅碑以其術為共述古文述通作術

稱術為稱述韓勅碑以其術為共述古文述通作術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

十五年冬蒯賁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

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祭統正義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

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

經為初說本釋文序錄全云今世著錄皆從阮氏例以時世之先後次之也

集證釋文序錄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宜有長短然時有漢淳隨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大而王儉七志孝經為初原其前後義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首周易次古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按七志以孝經為首僅見於釋文

錄序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

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正義略之云此句更可疑

集證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與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

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錒伯

華之行也原注天戴禮家語大戴記喬將單文子家語弟子行曾子曰孝子之

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僥倖天戴記曾子本意中庸之言本

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中庸朱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卷五上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卷五上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卷五上

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  
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閣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  
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  
偶賈公彥疏亦屢  
曰以人意相存偶

集證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君未有言  
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  
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宇惠氏曰老子  
道德經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  
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周禮注璩讀如薄借綦之綦夏官弁璩讀如梅僕之僕考工疏皆以為未聞

全云薄借其綦當  
是不借綦之說

集證丹鉛總錄緣周禮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  
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魏按儀禮喪服繩非注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  
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又按說文糸部緝下云緝帛蒼艾色詩  
曰緝衣緝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緝  
渠之切或从綦升菴之說不為無據

云說文  
緝帛蒼艾  
色詩曰緝  
衣緝巾一  
曰不借緝  
緝即綦字  
緝借即不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全云藍田呂氏大臨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

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

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朱子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之言公羊疏孝經緯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  
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黻注黻讀為絅或為絺今本書大傳無

集證按韻疑作類士昏禮女從者畢矜元纒并被類黼在其後疏  
集證類禪也讀如詩裝衣之裝正字通引詩詁云詳詩之裝記之  
綱昏禮之類景音義並通皆嫁時在塗禦塵之衣  
也又按列女傳作衣錦綱衣說文作衣錦縹衣

朱文公荅項平父名安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

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

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全云蓋指吾鄉楊文元袁正獻舒文多持

朱文公荅項平父書

三

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答項平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集證黃東發曰晦翁答項平父書亦以其子靜議論而告以講學工夫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閻云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

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云鏤心即服膺徐伯澗體物狗為非人竹馬為餘驂大抵如是

集證唐書徐彥伯傳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圭殷子九疇於淇範良有以也按樞機論實不作左階御覽引孫楚反金人銘作左階之前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藝字或作建皐服虔引以解

左傳蒙皐比莊十年正義樂記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藝字或作建皐服虔引以解此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全云原法十二字乃正文

集證九經古義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按其詞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廖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冢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出之又曰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王氏以為記禮者之誤非也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義疏深衣之異於禮服者在衣惟一領耳

朝祭諸服其領直深衣其領方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傷氏曰既合縫

了又再覆縫合縫。康成注鈞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集證**後漢馬援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衣方領，能矩步。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深衣，繡在鈞邊，賈逵謂之衣圭。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校作獲，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繼序按中獲既置以上亦當引

**集證**熊朋來五經說理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小戴射儀所記詩，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理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會孫侯氏為數句，隔斷恐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亦理

首之詩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象語好生篇又於問

儒服則不知。儒行又見家語儒行解何云而史記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

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宏辭人誇多故誤引也至云如有所立卓爾深宜蓋以為卓然

自立之謂不主舊說何氏譏其誤引非也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

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

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

左傳襄韓起辭環昭十六年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

向魑之夏璜

京十四年

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

辰焉公羊傳大火

原注

伐

原注

北辰

原注

為大辰

公羊傳引見

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文紀二

年詔注

集證

鄉飲酒義正義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

日月星為三光則既曰設介饌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于義為複當以注疏為正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儻千人曰英

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宣十五年

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

氏夏正義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

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

也

集證

春秋繁露爵國篇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豪十人謂之傑

月令正義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之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

言之黃

後漢文苑

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

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

至今語猶存也

禮器

琦所謂之黃改色即此事也

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

荀子大略篇

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與聘

義無涉繼序按聘禮志即聘禮記鄭康成書大傳注引禮記多作禮志

**集證**禮記也聘義云云亦即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下義疏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東夷傳注引尸子曰偃檀弓載徐容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文言正義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

神則知天命之謂性注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服虔注朱文公謂信猶五行

行之土孟子人皆有不忍人章集注服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睿作聖是信中兼知理足以互備

**集證**乾鑿度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東方為仁南方為禮西方為義北方為信中央為智

按初學記載春秋元命苞云水者五行之始萬物之信由生舊說皆以水為信土為智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集證**呂與叔大臨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一句乃尚氣好勝之言於義未合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推是心也

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面數乎

**錢云方**學性夫新安人政和二年表進禮記解二十奉賜上舍出身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

掌方性夫禮記解愚嘗聞淳熙間云孝宗在位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遴於

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

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字世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

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裴延齡用以



欺唐德宗也宋史蔣繼周傳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集證宋志方慤禮記解義二十卷。玉海三十九。政和二年。方慤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

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

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今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

曰命諸侯。虞夏傳說。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

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迺加九錫。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始見于此。遂為

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合文嘉有九錫之說。引見後漢荀爽傳注

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

集證禮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鐵鉞。九錫。鉅鬯。一按。緯書起哀平間。而韓嬰漢文帝時。為博士。已為九錫之說。是實作偏于嬰。遂釀後世賊臣篡奪之禍。嬰實經學之罪人哉。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

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表記注右左。言相須而成。仁對道而言。張宣公楫以為言周流運用

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集證葉氏夢得曰。道以仁為用。故曰右。仁以道為體。故曰左。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喪大記注。士沐梁。天子之士。司馬公曰。也。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偏之端。士賤

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於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五刑解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階級篇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精誠篇劉子曰獨立不慚影

獨寢不媿衾慎獨篇原注高彥先高登淳浦人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衾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

獨篇

集證按晏子外篇云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衾是又劉子所本

大學章句咏歎淫泆四字本刊本誤為淫泆止至善章句今作淫泆尚未校改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

之宜夏正建寅也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漢書武紀元光三年始書春正月

年始書春五年始書春正月

集證呂氏春秋季秋紀為來歲受朔日高誘注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于是月受明年麻只季冬紀以待來歲之宜據

夏正也

理道要訣全云杜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

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

七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

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贖禮請釐革又

周隋蠻夷傳巴梁閒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

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

周方革猶未能絕原注秦穆公魏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杜佑

理道要訣何言讀管子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真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以經以折之何哉閣云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集證唐志理道要訣十卷杜佑撰詳卷十四按理道要訣十卷見陳第齋書目是明代尚存也今佚

少儀頌警枕也鄭謂之頌者頌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集證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路丘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吳越備史錢鏐武肅王在軍未嘗睡未年用圓木作枕熟睡則欬名曰警枕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

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

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閩五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于此之說

集證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蓋舜葬於紀市高注云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市秋帆畢氏

曰墨子云舜葬南巴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巴按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為冀后今河東以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九失之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

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

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此段約尚書大傳漢食貨志白虎通之文聞

之先儒曰魏了翁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二采五比四

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

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

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閻云校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記

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

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節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

今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複乎惜不及其時

面問之○何云悼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于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

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祭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約周官弟子之職攝

衣沃盥執帚播瀝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約管子弟漢

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

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集證管子弟子職第五十九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掄

膳毋侍堂上播瀝室中握手執箕膺操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

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則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敬奉枕席問所何

進○按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注言井田之制教養

之法最為詳備後漢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節此

絜矩學者之事也全云矩四無二端下者之大道豈從心所欲而不

可僅以字行之強恕當之尚未可也

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章合此章

所學者大學之道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大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

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

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原

此言可以厲存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集證晁氏讀書志共開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

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力也書錄解題按館

閱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

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五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五下

浚儀 王應麟 傳

濟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橫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

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立事本孝立孝大 孝事父母制言上

中下疾 病天圓勸學禮二本見于荀子勸學禮 論二篇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

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此條本韓元吉 大戴禮記序

大戴禮盧辯閻云按盧辯傳辯字景宜以 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法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

卽盛 德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集證北周盧辯傳辯字景宜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 裕謂之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云云按

今檢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鄭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則為景宣注明甚朱子書河圖洛書引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注為鄭氏撰以證漢人以九數為洛書誤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家語執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

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

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席前左端前右端後左端後右端机緝後漢

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朱穆附見崔駰傳注引太公金

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

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崔駰

傳注按凡之書女選卦太公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御覽六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

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

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

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

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繼序按此所引有脫文則知吉

凶冠履劍車鏡銘並載御覽五百九十七門之書曰敬遇賓客方樸山云出門如見大賓此可以証繼序按論語大賓

之御覽百八十四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覽八鑰之

書曰昏謹守深察訛御覽百八十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

言無得汗白御覽六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

御覽百八十四 卷之五下

礎礎無為汝開斧乃銘也載王氏踐阼書并曰原泉滑滑連旱

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八十九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

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

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謂三書于篇後謂踐阼

篇○繼序按今本銘詞十有七章失一章矣詞學指南云十六章

十七章之誤也趙揚謙攷古遺集云十四篇則府之四銘合為一也

集證隋志兵志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金匱二卷王氏書踐阼篇

禮有盧辯注今列于前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考其文之異者又

採撫諸儒之說為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于末有能左

右觀省朝夕習復庶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說曰王在賓位師

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

面與此異皇氏說引見學記正義問云按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均指

者至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

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為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

戒原注儀禮經傳剛且臣間之至必及其

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集證踐阼篇集解黃山谷曰丹書世人罕有知者東坡先生授余

因曰自典謨訓誥之後維此書可以繼之玉海三十九紹

熙五年閏十月戊子侍講朱熹講大學至盤銘日新因論武王有

丹書一篇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上曰近有人進此書蓋黃庭堅

所書也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

三子之力也

集證通考夏小正傳四卷陳氏曰鄭氏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

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漢志孝經

家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管子書通考小爾雅一卷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

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詰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

事者抄出別行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

辰不孛慈湖楊文元公簡字敬仲象山弟子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

康失邦始日食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

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願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

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集證唐麻志一行大衍日蝕議曰古之太平日不蝕若過至未分

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日有小青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

不若學之速吾嘗歧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

加疾而聞者眾登立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

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說苑建本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大戴禮勸學篇

循引為孔子之言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隋唐志小學類易正義引之

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周易晉九四正義引之王弼注云能飛

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孰幾為勸學死謂勸學篇也晉書蔡謨傳詳卷八荀子梧鼠大戴云

鼯鼠六跪二螯大戴云三螯八足

集證荀子勸學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注云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也本草螻蛄一名鼯鼠晉卦正義亦引之崔豹古今注同蛄與梧音近形亦近楊說似未參此又鼯六跪二螯楊倞云許叔重說文云鼯六足二螯按今說文虫部鼯下作鼯有二螯八足旁行非蛇鱗之穴無所庇大戴禮亦同鼯八足人所習見荀子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天同董仲舒之言本

國學新編五經集註卷三下



於此漢書本傳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曾子疾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漢書本傳羅序核廣光二字通用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

略同孔子世家羅序按虛無為韻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居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

劉昭注引博物記云陛下下擲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頌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  
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  
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  
蒙德永承與天無極按其文視大戴為完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  
略說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某日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原注三句與洛誥同方樸山云按大戴禮篇  
是公冠非公符見儀禮士冠禮賈釋中甚明今本符字因字形而  
誤刻耳此書潛邱助之義門校之而于此等處豈不是正何耶

集證漢書儒林傳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小戴

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按公符當作公冠

孔穎達左傳襄九年正義公彥士冠禮疏皆引作大戴禮公冠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荀子哀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為膠肫與詭同非也

集證按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

乃繆上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是穆繆古字通也儀禮

士昏禮肫肫不升注肫全也釋文音純詩召

賈誼審取舍之言漢書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避景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

冀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原注仲隗當改全云仲隗疑即仲世繼序按政之教二大夫官之教二士技之

豈獨大戴記一書哉○亦有不作二小書但就一字重讀之者詩羔羊之委蛇考工記轉人之利準是也

**集證**按商書仲虺石經作仲傀隗與傀形近仲傀即仲虺也史記股本紀作仲鬻荀子堯問篇作仲歸正字通云仲虺九經考異作仲鬻石經作仲傀荀子作仲歸以左相一人倪歸虺鬻各出今皆不可考場必有譌誤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漢書本傳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原注象者象類舌人之官也

**集證**周語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舌人象胥之官也呂覽為欲益蠻夷反舌注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吳注謂依於雅頌**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集證**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書錄解題廣雅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首附逐篇句下不別行

**保傅篇靈公殺洩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放○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別問云即賈誼書之四篇類六

**集證**按鄧元事一見韓詩外傳七一見說苑尊賢篇外傳云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洩治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洩治而失箕子鄧元也說苑亦云陳靈公殺洩治而鄧元去陳語與大戴略同

**文王官人篇**爾雅當作會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此言可以傲學者○爾雅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率均

亥子始蠶執養宮事四月王黃莠五月啓灌藍麥六月鷹始擊九月丹鳥羞白鳥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

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二

四月王黃莠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

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

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

而加詳歟

**集證** 宋志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傅忠卿注。按宋政和中給事中  
氏崧卿以杜預春秋例先列正文後附  
傳文月為一篇釐成四卷其書今存

**孔子三朝七篇** 繼序按白虎通引虞戴德文薛瓚高帝紀託引用  
兵篇皆云三朝記顏師古但以千乘一篇當之誤 **藝文志注**

**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  
**虞戴德語志小辨用兵少開凡七篇**

**集證** 藝文志論語家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  
蓋孔子對哀公語也 漢志考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  
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然則小顏謂大戴  
禮有其一篇者非也 史記兩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  
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按水經注河水  
條引三朝記曰北發渠按南撫交趾在少開篇內

樂

**樂緯動聲儀頌頊之樂曰五莖帝覺之樂曰六英** 引見文選魏都賦  
注春官大司樂疏

**漢志白虎通云六莖五莖** 洪書樂志白  
虎通禮樂篇 帝王世紀高陽作

**高辛作六莖** 王世紀 列子注以六莖為帝覺樂 用穆王  
張湛注

**南子注以六莖為頌頊樂** 原道訓 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故  
高誘注

**樂撰其名故多異** 劉道原

**徐景安樂章支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  
**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  
**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為支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  
**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 徐景安樂  
章文譜

**集證** 唐藝文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 玉海一百五中興書  
目新纂樂書唐協律郎徐景安撰共三十篇一名歷代樂儀  
自一至十述聲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祀樂之儀一律呂相生  
二聲音成樂三五音旋宮四歷代樂名五雅俗二部六八部樂器  
七歌舞服飾八四縣設樂九祀祭樂前十樂章文譜十一郊天雅  
樂儀十二祀昊天上帝十三大享明堂十四祀齊帝十五赤帝十

錢云宋史  
藝文志經  
部樂類有  
徐景安新  
纂樂書三  
十卷

六黃帝十七白帝十八黑帝十九朝月二十夕月二十一祀風師  
二十二祀雨師二十三祀皇地祇二十四祭神州二十五祭社稷  
二十六享宗廟二十七釋奠文宣王二十八武成王  
二十九正至朝賀三十臨軒冊命  
一按景安書今亡

陳晉之全云陳賜樂書謂一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

磬一八之文二變之名繼序核一變之名起於周起於六十律旋宮

之言非古制也

集證通老樂書二百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賜撰一簡明書且樂書二百卷前九十五卷皆引諸經論樂之文為之訓

義後一百五卷則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為樂圖論引據浩博考證亦審惟辨一變四清兩條頗為紕繆

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繼序核古有半聲無半律吹笛者以全律與全律相應吹律先含少者為律本在是耳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

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周語錫無射簋

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

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一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

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一聲而

得之也朱文公之言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與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

宮變徵二聲

集證玉海一百五五代會要王朴上疏曰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于時每律五聲各添二

變而得之朴疏又云梁唐晉漢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其餘八十三調于是泯絕宜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作樂律準十三

絃用七聲為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並上進

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

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閒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

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

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

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  
今燕樂高二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實錄敘皇其言皆見于  
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房庶言  
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可馬公謂胡李至二胡之律生於  
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

**集證**玉海四十八嘉祐八年命翰林學士王圭賈黯范鎮修仁宗  
實錄宋志范鎮新定樂法一卷又房庶補亡樂書總要三  
卷又胡瑗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又阮逸皇祐  
新樂圖記三卷按宋志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和  
峴言正律先定尺寸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則今司天臺影表  
臬下石尺也此王朴尺短四分乃造新尺及黃鍾九寸之管其  
下於朴一律又內出竿頭山柰黍累尺相符遂定十二律為和  
樂仁宗時燕肅言器久失諸李照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  
神著法鑄編鍾遂定樂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鍾圓三  
五靈為飾為李照樂未幾交論其非罷之而阮逸胡瑗又以  
失實以後周玉斗定律更造樂器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  
不和不乃獨用之常祀朝會為阮逸樂宋祁薦房庶

書補亡三卷上合撰旋宮圖而不用神宗揚傑劉幾一切下朴二  
律用仁宗時編鍾考成周時樂序正二舞容節為揚劉樂范鎮本  
房庶法欲求一桴二米真黍以律上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為范  
鎮樂又按阮逸胡瑗所撰皇祐新樂圖記三卷今存簡明書目  
云書成於皇祐五年時司馬光上逸之論而范鎮則主房庶之  
說相爭莫已大抵逸等以度起律本為不可但以橫黍起度故樂  
聲失於太高蓋律度生於算二  
家算術皆不精故均失之也

**蔡季通**元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  
若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得其聲

**集證**通考律呂新書二卷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  
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  
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簡明書且律呂新書上卷為律  
呂本原凡十三篇下卷為律呂辨證凡十篇大指皆拘於古法而  
不通算術候氣之說尤萬不可行明宋載堦撰樂律全書四十二  
卷凡十種與蔡元定說多所異同而特有心得所見較元定為深  
蓋空談實算之別也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

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淮南天文訓京

房六十律載續漢志錢樂之三百六十律載隋書本於此律麻志繼序按錢

六十律何承天劉焯已譏之而萬寶常為百四十四律歐陽之秀申其說曰百四十四為之體或變之又得二百一十六為之用仍錢樂之法也杜佑十二變律蔡季通六變律亦皆從京房六十律得來

集證續漢志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

中以上生執始於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隋志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於安運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損一以上生惟安運一律為終不生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一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全云樂經王莽所立其即河間獻王所輯之雅樂伏生為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間之樂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晏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

其即河間獻王所輯之雅樂伏生為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間之樂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晏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

以考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按三禮圖引樂經與書大傳亦

舟張辟雍鶴鶴相從虞傳答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王莽

鮑鄴引樂經續漢律曆志今其書無傳閻子按王允論衡

集證按論衡超奇篇云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孔子才者對作篇又云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子張即子長也仲任屢以樂經太元並稱其精妙可知惜乎其不與太元並傳也

晉戴逵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

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晉書戴逵傳蓋用阮籍樂

論之語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載補覽五百六十五

集證補覽引阮籍樂論江淮以南其民好效漳汝之間其民好奔揚不覺其駭也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說本通典增本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說本通典增本

朝以安句

集證

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賦夏鷩夏  
宋書樂志孝武時荀萬秋竟陵王誕  
等議定樂謝莊等遂定樂舞歌詞以凱容為韶舞宜烈為武舞皇  
帝人廟門奏永至終獻奏永安隋書樂志梁天監元年定樂衆  
官出入奏後雅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肅雅王公出入  
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條雅  
薦毛血奏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皇帝飲福酒奏獻雅燎埋奏  
禮雅又云周建德二年六代樂成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  
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蕙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  
人奏族夏大會宴至尊執爵奏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又云  
隋開皇間定樂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出入皆奏肆夏食舉上  
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享殿上奏登歌並  
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唐書禮樂志開元定禮復遵用祖考孫十  
二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  
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  
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舞九曰  
昭正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承和皇帝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會要建隆元年改周十二順為十二安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  
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

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  
垂出入為良安正冬廟會為永安郊廟知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  
福受昨為禮安

傅玄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繕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

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並見宋今

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何云此唐  
以就傳非宋志誤人改琴賦

宋志誤

集證

按文選張孟陽擬四愁詩注引琴賦序亦云司馬相如有綠  
綺蔡邕有焦尾善注必不妄也初學記亦云綠綺司馬相如  
琴焦尾蔡邕琴義門謂章懷  
改琴賦以就傳米之故信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

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草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選文

琴賦注全云通考有廣陵止息譜韓阜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

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唐書韓今以選注考

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

言借此以寓其耳不必定是始初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

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集證季善琴賦注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劉敬叔異范

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劉潛

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稽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東坡題跋中

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何遠春渚紀聞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

烏戌小隱聽照曠道人彈廣陵散音節殊妙通考廣陵止息一

卷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中散廣陵散袁

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思古傳

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

六拍按廣陵止息說者不一錄之以廣異聞信善說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文學樂纂又謂

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鐘

鳴宋纂引見御覽五百六十五

集證世說注東方朔傳曰孝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

日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後五日南郡太守上書言

山崩延表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

蜀嶠山崩山于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又云魏時殿前鍾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此該與東方朔樊

英事相類而人各不同樂纂昔晉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問之於

張茂先答曰此器與洛陽宮鐘聲相諧宮中撞鍾故鳴也若以鐘

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按樂纂云云亦見劉敬叔異苑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

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原注隋牛弘引劉歆鐘律書見

集證風俗通聲音篇按劉歆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

義云律歷志多取劉歆說風俗通所引鍾律書即見於律曆志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何云詳見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宋史與

禮樂之文者能述按牛弘傳引春宮和律八句

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

禮樂之文者能述按牛弘傳引春宮和律八句

禮樂之文者能述按牛弘傳引春宮和律八句

禮樂之文者能述按牛弘傳引春宮和律八句



物之壽亦有數邪何三詳見春秋正義

**集證**左傳昭二十一年正義景王無射之鍾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鍾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弋弘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鍾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收毀之宋史輿服志宋太僕所藏玉輅自唐顯慶傳之制作精巧指杯水其上而不搖號顯慶輅仁宗嘗選良工別造玉輅乘之搖而不安自是只乘唐輅由唐至宋凡三至泰山他巡幸莫記其數尚完壯穩利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史儒林傳魯制氏之樂紀徐主善為容制氏之樂紀

**鏗鎗之聲而不能言其義**雅樂聲律世在樂官漢世所謂禮樂

**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名予魏志有傳**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引見御覽五**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

**文心雕龍云三聲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離龍章句笛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句踐陰謀外傳

**集證**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織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玉海一百三元結補樂十篇二十章伏羲網罟神農豐年黃帝雲門少昊九淵顯帝五莖高辛六英陶唐成池有虞大韶夏大夏殷大濩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義或存吳越春秋古孝子彈歌斷竹續竹飛七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一操**御覽五**不取水僊懷陵二操**

**集證**琴操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將歸而作倚蘭操孔子越裳操越裳國獻白雉周公作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而作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履霜操伯奇為後母所譖見逐自傷而作雉朝飛操處士犢牧子年七十無妻且雉雙飛而作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無子父兄為之泣娶其妻而志歌牧子感之而作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首以爲不祥而作水僊懷陵二操伯牙作鄭樵通志樂略十二操

奇犢牧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嗚呼尋聲徇迹不識其所由者如此琴作則工伎之為也故削之嗚呼尋聲徇迹不識其所由者如此琴操所言何嘗有是事君子之所取者三取其聲而已取其聲之義而非取其事之義君子之於世多不遺小人之於世多得志故君子之於琴瑟取其聲而寫所寓焉豈少事辭哉若以事辭為尚則自有六經聖人所說之言而何取于工技所志之事哉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稔二米說也元匡更出已意以一黍半周之廣為一分則更奇矣近人則立斜黍之法非縱非橫首尾相銜又求橫圓之黍不短不長縱橫如一然使認黍為黍其失更大愚謂定尺當取古錢實管別用水銀庶乎得之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全云非之曰爾雅柷

黑黍秬一稔二米其種異以為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是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

集證宋志楊傑元豐新修大樂記五卷餘姚邵氏曰柷秬為黍相背而實相承去其黑秬二米即見南七種高粱者皆習見之不以為異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大樂令壁記

集證唐志協律郎劉昫大樂令壁記三卷玉海一百五書目壁記三卷上卷樂元歌一詩二舞三卦四律呂五中卷正樂雅樂六立部伎七坐部伎八清樂九西涼樂十下卷四夷樂東夷十一南蠻十二西戎十三北狄十四散樂十五樂量十六陳儀十七

興廢十八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唐書呂才傳尺八樂

器之名原注見撫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繼序按尺八倍黃鍾九寸也

亦云豎笛似今之簫此條本容齋四筆

集證容齋四筆唐盧肇為欽州刺史會客于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瀾八八有姚巖

鍊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于燕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上僧進于元宗特取吹之入闕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上僧進于元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擴亦謂此云尺八之為樂善今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

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于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揚升菴云尺八簫管之類六尺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

女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精誠

篇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仲夏紀修樂篇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

元英者更記燕世家

**集證**按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云大呂陰律十二月也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是也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又按晏子春秋諫下篇齊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云云泰呂即呂氏春秋所謂大呂然則大呂齊景公所鑄也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為有貪狼之志何云事見韓詩外傳七 魏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

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為有殺心後漢蔡邕傳 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

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引見御覽三百四十三 豈韓有兩聶政與

問云按琴操多不足辨

**集證**通志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繼序按四清聲者宮清商清角清變宮清也變宮有濁倍一聲更無清於正徵正羽也五正聲之閒必雜以清聲樂始可聽李照范鎮去四清則有本而無應矣議復四清者止謂夷則以下四宮臣民相避而然亦非至論

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簣謂之堵

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

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范蜀公樂議 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字伯庸等

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

錢云宋人避諱改官縣為宮架其二鍾垂十六亦改縣為垂也

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

用四清聲未可以為非至云原注是正文○又云劉几言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為正論

集證玉海一百五元豐間詔蜀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一律有奇詔罷局賜賚有加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

記則子貢所述也閻云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全云致堂前以為子貢者恐貽傳寫之訛○方樸山云總之杜撰至於禮夫

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歎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旱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

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原注說見前○閻云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祇緣馬融增入遂當話柄至今

集證明堂位正義魯祭天不得祭圓止服衾不得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也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自用之也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之說與

鄉飲酒升歌三終原注鹿鳴四笙入三終原注南陔開歌三終原注歌魚合樂三終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周南召南燕禮謂

之鄉樂

問云按周禮啓師謂之燕樂

亦曰房中之樂

詩正義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

之樂當用

大射飲鹿鳴三終

原注鹿鳴四杜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

原注其篇亡

笙詩無

辭則管詩亦無辭

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傳昭二十五年則新宮有辭

集證

熊氏朋來曰新宮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錢徵之曰左傳宋元

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為昏姻發耳

